

一次没有见到主人公的电视采访

□黎廷奎

多年前，巫溪县靠近陕西镇坪县的地方，有个徐家区。我们去徐家，是为了拍摄一个人物，名叫吴显才。

据说他挣了点钱，就建了个敬老院，把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接来，免费管吃管住。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有能力这么干的人不多，既有能力这么干又愿意这么干的人就更不多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一个有做头的题材。

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和当时万县市电视台副台长朱世辉老师、主持人刘萍大姐一行三人赶赴巫溪。

当年的巫溪是万县市管辖县中除城口外最边远的一个。万州(当时叫万县市)去巫溪的公路是泥巴碎石铺就的，坑坑洼洼，尘土飞扬，盘绕在大山之上，弯弯曲曲。

记忆中早上7点多出发，一路颠簸，下午快5点才赶到巫溪地界。那个年代，巫溪太边远，县里听说我们去，特别热情，专门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迎接。

一见面，一群人围上来，与我们挨个握手。我现在都记得其中一位副书记特别热情，他的手宽大厚实又有力，一把握住，紧紧的，久

久不松，感觉现在都还有握痛感。

寒暄、礼毕之后继续赶路，一行人天快黑才赶到县城。

饥肠辘辘，草草洗漱，吃饭！一边吃，我一边想着拍摄的事，忍不住几次问主人：明天我们去徐家什么时候出发？主人怕我们没吃好，几次都客气地回说：放心，都安排了，吃完再说。

晚饭接近尾声，有工作人员走了进来，俯身在一位县领导身边耳语了几句，县领导还没听完就有些尴尬地把目光投向我们一行。

我预感到可能与我们的采访有关。果不其然，那位县领导听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有些不巧，今天上午我们就给徐家区打了电话，区里专门派人去吴显才家，刚才区里回话说吴显才没在家。”

我一听急了：“啥子时候回来？”工作人员赶紧补充：“吴显才到外地进货去了，要过几天才回来。”

我的情绪一下降到了冰点，但又不死心，心想：好不容易来一趟巫溪，不能白跑。

好在我脑子还很清醒，回招待所的路上，电光火石般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拍不到就不拍吴显才，干脆以主持人探寻为主线，把相关

场景展示出来，寻找过程中让知情人讲吴的故事。把采访过程作为一个叙事过程，以事载人。吴虽不露面，反而给观众悬念，产生一见的期待，到节目最后，让主持人到县广播局，调出吴显才的录像，满足观众的期待。

我把这一想法讲给同行的两位，她俩都说好。第二天，我们直奔徐家区乌龙乡。

一路上，我就把镜头对着主持人，开始以她的视角发现、观察吴显才的故事。快进村时我们提前下了车，一群村民正聚在公路边闲聊，看到我们，特别是摄像机，有些诧异，眼神、肢体语言极其原生。

主持人刘萍大姐在巫溪生活多年，当过知青，熟悉了解当地农民，极具亲和力。她不慌不忙地走到村民中，就像是一个普通游客。

为了拉近和村民的距离，她选择用方言交流：“这里是乌龙？”“我打听个人，认得到吴显才不？”村民闻言一语很快进入了不紧张、不设防状态，故事就这样出来了。

现场，鲜活、流畅、自然……临别时，顺着村民的指引(这是一个自然过渡)，我们找到那栋吴显才专门为老人修建的两层瓦屋。

不期而至，让观众看到了最真实的场景：镜头跟随主持人进入房间，房间干净整洁，十

多位孤寡老人，有的围坐在一起烤火聊天，行动不便的躺在床上。

主持人自然地坐到老人的床边，帮他们扯一扯被子，摸一摸棉絮的厚薄，看似无意其实有心地聊起吴显才夫妇的琐事。细节有了，吴显才夫妇的形象随着采访的进行一点点丰满起来。

下午快两点，我们到了吴显才家，一栋砖混小楼房，楼下开了个杂货店，吴显才的妻子黎中兰正看房。

吴妻皮肤黝黑，粗眉大眼，言语不多，一看就是个朴实厚道人。也许是饿了，朱世辉老师一见她，就对她说：“给你添麻烦了，中午给我们煮点洋芋就行了。”

朱老师说的普通话，吴妻听得有些吃力，好在有刘萍“翻译”，总算明白了。等了一个多小时，饭做好了。山里人真是实诚，炒了一大盘洋芋片，闷了一大盆洋芋坨，还有一盘蔬菜和一碟咸菜。居然没有一颗米，实实在在的洋芋饭，完全“落实”了客人的要求。

我一见傻眼了，朱老师是北方人，没有四川农村生活经历，这没有一颗米的洋芋当饭吃，还没有汤水，她根本咽不下。但我们都知道，主人是厚道人，于是我们一边艰难地吃，一

边还直说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

下午，朱老师、主持人和女主人围坐在火盆边，主持人拿着火剪一边帮主人拨弄炭火，一边跟女主人聊。

火焰熊熊，映红了她们的脸庞，燃烧的灰烬不时随着火舌飘起，场景极富意趣。

拍着拍着，估计距拍摄完成就差两三分钟时间，摄像机突然红灯不停闪烁，几秒之后就一动不动了。我急得不停地出带装带，开机、关机，关机、开机……鼓捣一阵，我颓然地放下了机器，机械故障，没办法。

回想起来，这也算是好事多磨。万般无奈，第二天我返回100多公里外的县城，借来一台小摄像机，完成了最后三分种的拍摄。

返回县城的路上，一身轻松，记不清谁讲了个经典笑话，我们一行几人笑得前仰后翻。

下车，刘萍感觉一只眼模模糊糊，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。大家“群策群力”，回忆、分析，方才恍然大悟！原来，她笑落了一只“眼”。欢笑中一只隐形眼镜随着喜泪悄悄溜出，被她随手一揉落在了汽车上。

这是一次曲折又愉快的采访，从专业的角度讲，也是一次值得总结、思考的采访。我们要拍一个人，却始终没有见到要拍的这个人，最后还居然拍成了这个人。

这次拍出的专题片——《乌龙有这样一对夫妻》，在1994年四川省电视节目评选中获大奖。其中，四川省电视主持人节目大赛的两个一等奖，四川电视台拿走一个，我们这部片子捧回来一个。

一根竹的重生

□程华

12年前，我认识了来自梁平的老方夫妇。

那年，老方遭遇一场变故，幸有贤妻陪伴左右。我和友人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一年后，老方得以渡劫。夫妇俩回梁平前，郑重地给我一个细长的方盒子，说小程你是写字的，肯定喜欢我老家的竹帘画。以后来梁平记得打电话哟。

一卷竹帘，打开，不太宽，长不及一米，两只熊猫埋头啃竹，貌极憨萌。

次日，来访的朋友欲索去。略一迟疑，还是给了。悦目小物，谁不爱呢？

后陆续得知：老方恢复工作，退了休，儿子结婚生子，夫妇俩忙着含饴弄孙……近年消息渐少了。但他俩身处微时的相濡以沫，临别时他那一揖，那幅竹帘画，我都记得。

一日上网，闲逛进一个关于梁平的网站。突然想看看那幅被朋友“劫”去的竹帘画是何物？才发现这小物件颇有来历——起于宋代，经元、明至清愈加繁盛，曾被征为皇室贡品，新中国成立后曾入驻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，苏葆祯、阎松父、黄胄等一票知名画家都欣然留墨……不禁唏嘘。

一根竹，纵然清雅俊逸，总难免沾染几丝尘气。茫茫竹海中，它被人挑中，形态从竹节、竹筒、竹片不断变换，直至细若发丝的竹丝与上述蚕丝经纬交织……两种天赐的恩物从此融为一体。

一支画笔轻点晕染过它薄凉细润的身躯：或水鸟轻灵，或牡丹雍容，或空山暮雨……它的命运被彻底点化。

从一根竹到一张帘，要经历30余道繁复工序；若再精分，可数出80多道工序。对于匠人，那是对手艺、心性、时光的残酷磨炼。对于一根竹呢，又何尝不是？

近日，有机会去梁平，其中有竹帘厂。终能一睹一枝竹从乡野到殿堂的逆袭之旅了。自出发起，心情一路雀跃。

上天垂爱，让梁平物产丰美，人杰地灵。农耕文明熏染下的乡人勤劳灵巧，劳作之余喜将遍地生长的竹子伐来编织家具、农具、用具……竹帘工艺渐渐由此滋养而成。

时光梭回幽深处。一位当地燕姓工匠，因善织竹帘而蜚声民间。官府招其用竹丝加蚕丝织成精美轿帘、椅帘、窗帘等种种。一双绝世巧手，将竹的清雅、丝的贵气弹拨得恰到好处，于是梁平竹帘晋为皇室贡品。燕姓工匠生卒年代无从查考，但根据《梁山志》所载推断，属于梁平竹帘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应出现于宋代或早于宋代。

之后千百年间，小小竹帘起落浮沉，有过兴盛与光鲜，也遍尝悲辛与沧桑。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，梁平竹帘同样经历风光无限与冷寂孤清的几番交替。可喜的是，2008年，梁平竹帘被列入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发于兹，长于兹，已流传千年的民间工艺需要继续绵延传承。

然而有个现实无可回避：选材严苛、工艺繁复，既保证了竹帘的出类拔萃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产业化发展。这是我梁平之行中在老陆厂里参观后的感受。

梁平多竹：楠竹、苦竹、罗汉竹……制帘须取上等慈竹。所谓上等，一须为色泽泛青柔润的“隔年青”，过老过嫩均不能用；二是竹节须细长、无竹子相互碰撞形成的伤疤，如此才能满足韧度好、竹丝长、不易断裂的要求。通常100斤慈竹，最后留用也就三四斤。

选竹、砍竹、剃竹、锯竹之后是派篾：一位拴围腰、架老花镜的老师傅一手握一节锯断的竹筒，一手持篾刀刮筒成条，手法快准，每片竹片宽度均衡。然后起篾，拿刀将最外层青皮与最内层黄篾用力刮去，只留头层青。待刮至竹片薄软可随意弯曲，师傅在一柄固定于老式木凳一端的冲篾刀上开始冲篾破丝。

他左右手拇指、食指将薄竹片按于刀身上，巧妙地捻、拆、捋、扭……青翠薄片竟神奇地丝丝分离！

“这就叫‘细’？”见我啧啧称奇，老师傅微笑，“早哦！还要揉丝、抽丝、槽丝……打磨成又细又光滑差不多直径0.15毫米的丝，那才叫细，才上机！”

一节竹筒可抽丝约两三千根！此时竹丝丝细如发丝，不，细过发丝——一根普通缝衣针的针鼻，可穿过这样的细丝21根。

“唧唧”“唧唧”有节奏的机杼声，引我至一架老式纺织机前。一名中年妇女端坐，两手开弓，推、拉、牵、引……一点，一点，光滑莹润的小块竹帘渐渐成型……暗红外套、蓝布围裙、随动作微颤的马尾，被老式白炽灯晕黄的光芒笼成一帧剪影。轻抚那块织了一小半的竹帘，果然“薄如蝉翼淡如烟”。

纯手工艺制作竹帘工艺繁复，从业者须技术精湛且用心用情，全程“眼到、手到、心到”。如今生活节奏快捷，人心日益浮躁，庶几能守住寂寞耐得枯燥？而现代科技产品的冲击、生活方式的多元，令竹帘工艺品已不再是人们的刚需。

改进工艺，翻新花色，提升画艺，文旅推广，让审美与实用进一步结合……梁平在突围，坚守者在突围。

想起近年大火的故宫文创——我想，一个事物的兴盛或衰落，一定有它的自然法则，但也与人文因素密不可分。

历经千年风雨几度沉浮的梁平竹帘能够再整旗鼓、浴火重生，重新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吗？我期盼，我坚信。

□艾晓林

我不是书痴，但自小就极喜爱读书。至今，老家长辈和同辈见到我，仍然提起我读书的旧事，说我在灶门前烧火，都要捧着书读。

童年时，由于地处偏远，我们都没有更多更好的书读。小学语文课本也很简单，慢慢识得更多的字了，就到处找书读。妈妈上过两年初中，她的语文课本也成了我的教材，《鸿门宴》我最早就是在妈妈的课本中读到的。

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赵炳昌。尽管初中课本也很简单，但赵老师会在课堂上给我们读课外的书，比如《星火燎原》等等。班上还订了《四川文艺》，我是班长，就归我保管杂志，每一篇文章、每一个字我都是认真读完了的。

寒暑假到父亲、婆婆爷爷、姑妈那里，只要能找到的书，我都要认真仔细读。父亲知道我喜欢读书，就到重钢公司或者五厂的图书馆借书让我读。《唐·吉珂德》就是父亲借来，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。

到读高中时，学校图书馆对于我而言，简直就是一座宝藏。高一的时候，我在图书馆借了很多书看，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，读起来孜孜不倦。

高二的时候，为了迎接高考，我们夜以继日地学习。时间如此紧张，回到住了几十个同学的大教室里，我还常常打着手电，蒙在被窝里读书。

我在被窝里读《红楼梦》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眼屎黏住了睫毛，要费很大的劲，慢慢地把眼屎弄掉，才能睁开眼睛。同学邱剑虹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，善书法喜读书，剑虹带来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我借来一口气读完，这应该是我读的第一本新诗集。

垮垮桥的前世今生

□戴馨

万盛有两座人尽皆知的老桥：一座是位于城区孝子河上的三元桥，为清咸丰年间著名乡绅、慈善家邓九先先生筹资修建，至今桥上仍车水马龙。“三元”喻意家乡学子科举及第、人才辈出，与“万盛”地名的含义相得益彰。另一座桥，则是距离三元桥10公里开外，南桐镇石桥村刘家河上的垮垮桥。

垮垮桥长约30米，宽7米，整座桥只有一个高约20米的圆拱。桥面无栏杆，破损不堪，两端乱石堆砌，“垮垮桥”由此得名。它看似摇摇欲坠，却已沐浴了百年风雨。

20多年前，我住在南桐煤矿。夏天散步，我们爱顺着河流走，不一会就来到石桥村。晚风送来稻香与蛙鸣，坐在垮垮桥上，双脚悬空晃荡，清凉和惬意覆满了全身。

不久前，我去原来工作生活的桃子沟走了走，从搜集到的资料中，无意间触摸到关于垮垮桥的历史。

清康熙六年(1667年)，一门况氏支系由遵义绥阳来到桃子沟“插照为业”，历经300余年，繁衍了14代，有子孙近千人。在第八

代子孙中，出了一位高僧宗益，俗名况德应。

况德应于清同治四年(1865年)生于桃子沟水井湾，幼年聪慧，父母早亡，由叔父母养育成人。皈依佛门后，法号宗益。

后来，宗益大师主持麒麟寺，他始终以慈悲为怀，扶弱济困，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。他建通汇局(相当于现在的银行、信用社)。修桥补路、提供经费设立地方防务。

清朝末年，桃子沟两岸靠木船摆渡，一遇涨水就得停渡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商贸发展。宗益为解民忧，于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募捐资金修建麟经桥，可惜此桥在1931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水中冲毁。

为了解决人们因刘家河阻隔出行不便的困难，宗益又于1920年在当地士绅的赞助下，在今南桐镇石桥村刘家坝，动工修建了一座单孔石拱桥，于次年竣工。此桥名叫利济桥。

遗憾的是，该桥建好后不久，桥面左侧部分护桥坍塌。但此时宗益大师已经圆寂，地方上缺少资金，只能勉强做点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小修补，致使桥面垮塌得不到根治。后因时代发展，川黔有了公路、铁路等更为便捷的交通通道，利济桥也失去了大

型培修的机会。也许因它的名声够响，在时代的更替中竟保存了下来。

物换星移，世事变迁，小小的石桥村也是如此。十多年前，离垮垮桥不远处，一座工业园区崛起，加之环城公路的修建，带走了垮垮桥多年的孤寂，瞬间拉近了石桥村与中心城区的距离。

几乎在园区建设的同一时期，桥边荒废多年的土地，在一对勤劳的夫妇杨智东和王永凤手里，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板结的土壤，丛生的杂草，他们一遍遍改良土壤，不断更新农业种植技术，不惧万难千阻。漫长的光阴，揉进他们的青春和汗水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现在，垮垮桥下，一条小野花夹道，70余亩的草莓园、樱桃园、枇杷园，20多个大棚相继铺开。在乡村采摘游中，他们掘得一桶桶金，更圆了心中多年的梦。

岁月在流逝，永不磨灭的是宗益大师为一方百姓安康、家乡发展，殚精竭虑、匆匆行进的身影；在他身后，是杨智东们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起早摸黑、辛勤劳作的身影；还有无数无数的万盛人，孜孜以求，谋求地区振兴的身影。



巴山雨后(国画)

何意富

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